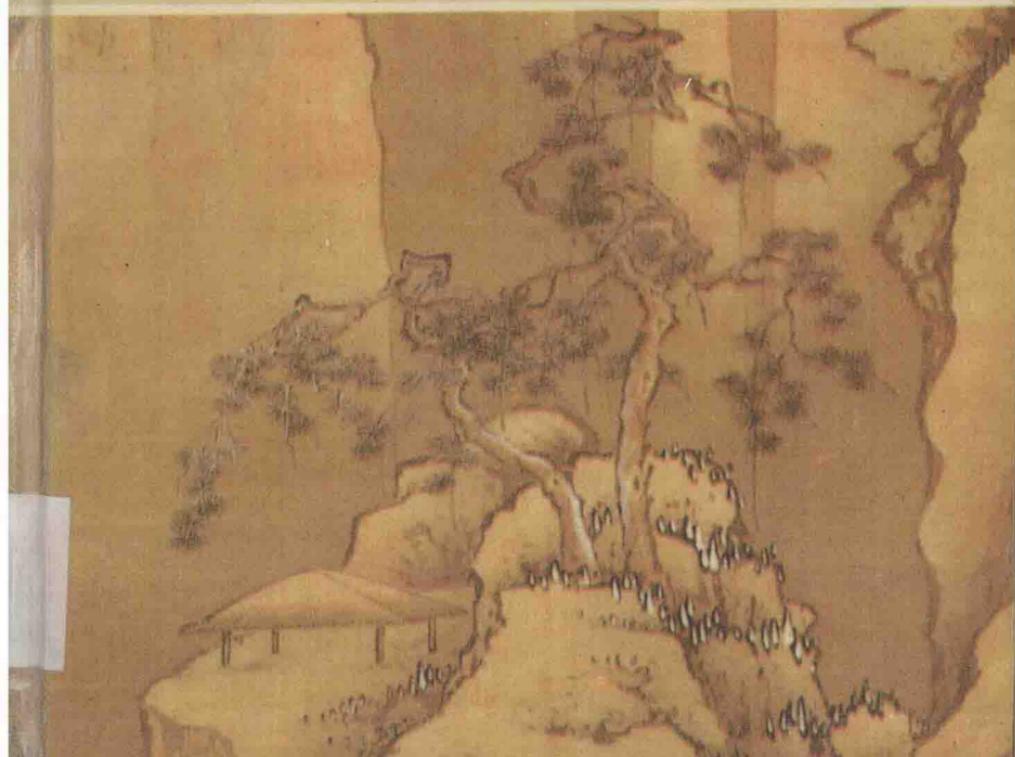


# 聊斋志异

## 故事精华

古蜀 编著

华夏出版社



# 聊斋志异故事精华

古 薛 编著

华夏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聊斋志异故事精华/古蔚编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4. 9

ISBN 7-5080-0527-9

I . 聊… II . 古… III . ①古典小说-中国-清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清代-选集 IV . I24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802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373 千字 插页 1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2.80 元

## 编写说明

也许人人都知道蒲松龄，人人都知道《聊斋志异》，这里也就用不着再饶舌介绍了。但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并不全是有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其中还有相当篇幅的笔记。在民众中流传最广的，当然不是那些笔记，而是短篇小说。所谓聊斋故事，指的也正是这些短篇小说。《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作的，尽管天才的蒲松龄用其生花妙笔把文言小说的艺术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无人可以企及的境界，但终因这种书面语言同生活语言有较大距离而影响了它的传播。事实上，在民间流传的聊斋故事仅仅是这些故事的骨架，有一些甚至还是变了形的骨架。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聊斋故事的范本，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此其一。

其二，我们在坊间看到几种《聊斋志异》白话文译本，有的译本是很精彩的，但是从读者角度讲，我们又感到不满足——这些译本都失之于选材芜杂（甚至包括了《聊斋志异》的全部篇什）。我们则着眼于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充分具备小说特征的故事，加以演义铺陈，形成这本《聊斋志异故事精华》。这是一个有较强可读性的较为集中的读本。

其三，文言小说和现代小说提供给人们的阅读快感是不相同的。文言小说意境之美对于具有较深厚古汉语基础的读者来说，是无法被别的东西替代的。同样，习惯于在现代意义上对小说进行欣赏的读者，也会因不习惯文言小说过于凝炼的字句

以及对于情节描绘的舍弃，从而影响或分散他们对于情节、人物的追踪。在这种情况下，两全齐美的办法是文白对照。所以，尽管我们的故事不是严格的对原文的翻译，我们还是用小字收录了原文，这样，不同的读者可以各取所好，亦可以对照欣赏。

作 者

1994.5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王六郎	(1)
劳山道士	(10)
蛇人	(17)
娇娜	(23)
叶生	(39)
成仙	(46)
王成	(59)
青凤	(74)
画皮	(87)
陆判	(98)
婴宁	(114)
聂小倩	(136)
侠女	(153)
莲香	(166)
阿宝	(188)
张诚	(199)
红玉	(211)
连锁	(224)
白于玉	(237)
夜叉国	(251)
连城	(263)
庚娘	(275)

## 目 录

罗刹海市	(286)
田七郎	(305)
公孙九娘	(319)
促织	(332)
续黄粱	(342)
辛十四娘	(355)
鸦头	(375)
封三娘	(388)
狐梦	(402)
花姑子	(411)
西湖主	(425)

不坐酒楼不卖客，来船上酒棋鼓乐流。逢同邀对掌心  
算算卦，算卦算一人高，背褡，盛酒只一半。心急如箭，  
一个小伙子赶着日向回家不追不，快卧着就叫人个脚，因为困家

## 王 六 郎

山东淄川城北住着一个姓许的人，人都称之为老许。老许以捕鱼为生。

老许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总要带一壶酒来到船上，一边喝酒一边捕鱼，而且在喝酒之前必定要向江里洒一蛊酒，口中念诵道：

“江中的鬼呀，也来喝上一蛊吧！”

对于这种怪癖，众人都不理解，以为他是在故意出洋相，所以都来讥嘲他。老许不以为然，每天照旧如此。渐渐的，众人都习惯了，也就不说什么了。

不久，大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同在一块江面捕鱼，别人撒网，网网皆空，到回家时船里没有几条鱼，而老许却网网都是活蹦乱跳的大鱼，每次回家，船上的鱼筐里总装得满满的。

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就连老许自己也说不清。

有一天晚上，老许照例坐在船上自斟自饮，忽然有一个少年来到船边的岸上徘徊，似乎有什么紧要事情。老许心地善良，便问那少年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事？那少年说他只是一个人烦闷，想出来走一走。

老许道：

“你要是不嫌弃，过我船上来，一同饮酒，不也是一乐么？”

少年欣然同意，就轻捷地跳上船来，在老许对面坐下。

老许递给少年一只酒盅，斟满，两人一饮而尽，然后就说着闲话。两个人兴致都很好，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

老许说：“贤弟你且坐，我得撒网捕鱼了。”说着，走出舱外，站在船头，向江中撒下网去。

奇怪的是，接连撒了三次网，竟没有捕到一条鱼。老许非常失望。

那少年听见老许嘆息，就站起来说：

“鱼可能都在下游，让我下去为你赶一赶吧。”

说着，少年就脱了衣服，纵身跃下水，直向下游游过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又过了一会儿，少年又游了回来，扳着船对老许说：“快撒网吧，鱼都过来了。”

老许果然听见有群鱼的唼呷之声，赶忙撒下网去。再把网提起来时，仍像以往一样，有很多的鱼。

老许高兴极了，赶忙把少年拉上船来，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又撒了几次网，每一网都满满登登的。

少年见了，满面笑容，也为老许高兴。少年要回去，老许执意要送他几条大鲤鱼，他不要，说：

“我屡次喝你的好酒，早就应当表示感谢，做这么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快不要说道谢的话。如果不嫌弃，我以后经常来帮一帮你。”

老许说：

“你我今晚才是第一次见面？怎说是屡次喝我的酒？你如果愿意再来，我是非常高兴的。可是，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少年笑道：

“有你的酒喝，足矣。”

老许问少年姓甚名谁，少年答道：

“我姓王，以后就叫我王六郎吧。”

两个人相揖而别。

第二天，老许把鱼都卖了，在壶里灌了好酒。到了晚上，老许像以往那样准备上船，却发现王六郎已经等在河边了。老许热情邀请他来到船上，照例是一边喝一边谈，甚是投机；照例是由王六郎下江去驱赶鱼群，网网不见落空……

就这样，整整过了半年。

有一天，王六郎忽然告诉老许：

“自从认识你以来，你我之间，情逾骨肉。然而，你我离别的日子也不远了。”

王六郎异常难过。

老许惊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六郎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最后，一狠心才说道：

“你我为了一场朋友，已经这么亲近，我想，我就是向你说出实话，你也不至于害怕吧？反正你我就要分别了，让我告诉你吧：我不是人，我是鬼。我生前爱好喝酒，有一天喝醉了酒栽到这条江里，溺死了。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前段时间，你每次捕鱼均多于他人，实际上正是我暗中在帮你，以感谢你每次将酒来给我喝。到了明天，我在阴间的日子里就满了，我将会遇到一个替身，这样，我就能重新托转于阳世了。今天晚上你我是最后一次相聚，故不能不感到难过。”

老许刚一听六郎说他是鬼时，心里的确有些害怕。但是，他和六郎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又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便把心

又放坦然了。想到将要离别，老许依依不舍，于是，又亲自斟了一杯酒，递给王六郎，说：

“六郎，你把这杯酒喝下去。俗话说：月有阴晴阳缺，人有悲欢离合，还是不要太伤心吧。你我才相识就要别离，的确叫人感到悲恻，然而想到你在阴间日子已满，不日即可转回阳世，我看这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你我都没有什么理由为此而悲伤。你说呢？”

王六郎点头称是。

两个人坐在一处，就像往常一样，畅饮起来。

老许关切地问：“你说你明天会遇到一个替身，不知那替身是谁？”

王六郎回答道：“到时候兄在河畔上看，快中午的时候，会有一个女子出现，必将溺水淹死，那个女子就是我的替身。”

老许无话。

两个人边喝边谈，直到鸡叫时，王六郎才告辞。两个人洒泪而别。

第二天，老许照王六郎说的，一直立在河边，等着那个过河的女子出现。到了中午时分，果然看见一个妇人抱着婴儿从大路上跑来，临到江边，妇人将婴儿掷于地上，纵身跳到江里去了。那个婴儿躺在岸边的地面上，没命地哭嚎。

再看那妇人，只见她在水里拼命挣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起来。老许以为她马上就要被淹死了，心揪得紧紧的。

然而，事情却起了变化：只见那妇人双手胡乱挥舞，竟然抓到了浅处的一丛芦苇，接着，她就浑身水淋淋地爬到岸上，抱起草地上的孩子，顺大路又路回去了！

当那个妇人跳到江里在水里挣扎的时候，老许心里有些过

意不去，不忍心看好端端的一个人淹死，但是一想到这是王六郎的替身，因此没有去相救。后来见妇人又爬上岸来，他又有点儿怀疑王六郎的话不灵验。

到了晚上，老许仍到他惯常去的地方捕鱼，那个少年王六郎又来了，对老许说：

“今天咱们好好聚一聚，而且不再说分别的事。”  
老许问了是怎么回来？王六郎说：

“本来那个妇人是可以做我的替身的，可是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我怎么能为了脱生而让两个无辜的人白白死掉呢？所以我舍掉了这次机会。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替我的人重新出现，或许是你我两人之间的缘分未断吧。”

老许感叹地说：“你的一片仁爱之心，世间少有，是可以感动天帝的。”

从此，他们又像平时一样每天相聚了。

几天以后，王六郎又来向老许辞行，老许以为他又有了替身，很为他高兴，六郎却摇着手说：

“不不不，上次一时怜念那妇人和孩子，没想这件事真的让天帝知道了。现在，天帝派我去招远县邬镇做土地，明天就要走，特意前来辞行。希望尊兄常去探望小弟，千万别因为路途遥远就把我忘记了。”

老许道：“你善良正直，正是可以为神的，天帝应当奖赏你。只是，我即使想去探望你，可人神之间，怎样相通呢？”

王六郎说：“尊兄不必过虑，你尽管去就是了。”

两个人又最后一次在船上喝了酒，直到很晚，才依依惜别。

一晃几个月时间过去了。老许怀念和王六郎在一起的时光，经常和家里人念叨起他。

有一天，他突然宣布说要到招远县去看望王六郎，家里人都劝阻他，他执意要行，最后终于准备好了行装，出发了。

几百里路程，老许自然受了很多苦，可是他毕竟是走到了，心里异常高兴。

在招远县境内，他打问是不是有一个邬镇，竟真的有，他就赶到邬镇，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客店。

老许向店主打听土地祠在哪里，店主大惊，问：“敢是客人姓许？”

老许回答：“是呀，我是姓许。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许呢？”

店主又问：“客人的老家是不是淄川？”

“是淄川。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店主不回答，急急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店主领了很多人进来，像一堵墙一样围住老许，对老许说：

“几天以前，我们这里的人都梦见土地神说：我在淄川的一个朋友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可以资助一下他，我已经等了他很久。”

老许也感到非常惊异。

在众人指点下，他来到了土地祠，祷告说：

“和贤弟分别之后，我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所以按照你我当时的约定，特意远道来看你。你托梦给当地居民，让他们照护我，我很感激。我没有什好东西送你，还是一杯薄酒，你要不是嫌弃，就像当初咱们在河上那样，喝了吧。”

说完，老许又烧了一些纸钱。这时，一股风从神位那边吹了过来，在老许身边环绕了几下，然后散了。

到了晚上，老许在梦里见到了王六郎。现在王六郎衣冠楚楚，比平时更加英俊漂亮，一见老许的面，就笑逐颜开，谢道：

“劳你跑了这么远的路来看我，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我担任

着微职，不便会面，虽相隔咫尺，却不能相见，甚憾。这里的居民会送一些薄礼给你的，你不必推辞，收下就是了，这也算是我的一番心意吧。你如果哪天回去，我会来送你的。”

住了几天，老许要回去，大家都恳切地挽留他，每天都有人请他吃饭。走的那天，人们争先来给他馈赠礼物，装满了行囊。镇上的大人、小孩等一直把他送到了大路上。走了很远，人们还在向他频频招手致意。

老许十分感动。

这时，忽然路边又起了一小股旋风，前前后后地跟随着他。老许知道那是六郎来送行，一再拜道：

“六郎珍重，不要远送了。你有宽厚的仁爱之心，一定会造福这里的居民，这用不着我来嘱咐。多保重，六郎！”

那旋风又盘旋了一会儿，伫立下来，等老许走远，才倏然消失。

老许回到家里，光景一天比一天好过，也不再下水捕鱼了。后来，他曾向招远的人打听起邬镇的土地神，都说那里的土地神很灵，几年来一直风调雨顺，当地居民亦都富裕了。

## [原文]

许姓，家淄之北郭，业渔。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饮则酌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饮。”以为常。他人渔，迄无所获得，而许独满筐。一夕，方独酌，有少年来，徘徊其侧。让之饮，慨与同酌。既而终夜不获一鱼，意颇失。少年起曰：“请于下流为君驱之。”遂飘然去。少间，复返，曰：“鱼大至矣。”果闻唼呷有声。举网而得数头，皆盈尺。喜极，申谢。欲归，赠以鱼，不受，曰：“屡叨佳酝，区区何足云报。如不弃，要当以为长耳。”许曰：“方共一夕，何言屡也？如肯永顾，诚所甚愿；但愧无以为情。”询其姓字，曰：“姓王，无字，相见可呼王六郎。”遂别。明日，许货鱼，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与欢饮。饮数杯，辄为许驱鱼。

如是半载。忽告许曰：“拜识清扬，情逾骨肉。然相别有日矣。”语甚凄楚。惊问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两人，言之或勿讶耶？今将别，无妨明告：我实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数年于此矣。前君之获鱼，独胜于他者，皆仆之暗驱，以报酬奠耳。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无感。”许初闻甚骇；然亲狎既久，不复恐怖。因亦歔欷，酌而言曰：“六郎饮此，勿戚也。相见违，良足悲恻，然业满劫脱，正宜相贺，悲乃不伦。遂与畅饮。因问：“代者何人？”曰：“兄于河畔视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听村鸡既唱，洒涕而别。明日，敬伺河边，以覩其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漓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径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妇自出，疑其言不验。抵暮，漁旧处。少年复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别矣。”问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耶？”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数日，又来告别。许疑其复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恻隐，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来日赴任。倘不忘故交，当一往探，勿惮修阻。”许贺曰：“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惮修阻，将复如何？”少年曰：“但往，勿虑。”再三叮咛而去。

许归，即欲治装东下。妻笑曰：“此去数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语。”许不听，竟抵招远。问之居人，果有邬镇。寻至其处，息肩逆旅，问祠所在。主人惊曰：“得无客姓为许？”许曰：“然。何见知？”又曰：“得勿客邑为淄？”曰：“然，何见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窥门，杂沓而来，环如墙堵。许益惊。众乃告曰：“数夜前，梦神言：淄川许友当即来，可助以资斧。祇候已久。”许亦异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别君后，寤寐不去心，远践囊约。又蒙梦示居人，感篆中怀。愧无腆物，仅有卮酒；如不弃，当如河上之饮。”祝毕，焚钱纸。俄见风起座后，旋转移时，始散。夜梦少年来，衣冠楚楚，大异平时。谢曰：“远劳顾问，喜泪交并。但任微职，不便会面，咫尺河山，甚怆于怀。居人薄有所赠，聊酬夙好。归如有期，尚当走送。”居数日，许欲归。众留

殷勤，朝请幕邀，日更数主。许坚辞欲行。众乃折柬抱襪，争来致赆，不终朝，馈遗盈橐。苍头稚子毕集，祖送出村。歛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许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劳远涉。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风盘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讶而返。许归，家稍裕，遂不复渔。后见招远人问之，其灵应如响云。或言：即章丘石坑庄。未知孰是。

异史氏曰：“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余乡有林下者，家綦贫。有童稚交，任肥秩。计投之必相周顾。竭力办装，奔涉千里，殊失所望；泻囊货骑，始得归。其族弟甚谐，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伞盖不张，马化为驴，靴始收声。’念此可为一笑。”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 劳山道士

我的家乡有一个王秀才，排行第七，大家子弟。少年时候，他喜欢学道，特别仰慕那些本事超人的道士。后来他听说劳山有很多高人，便决定到那里去寻访，学点儿真本事回来。

来到劳山，王秀才经人指点，开始爬山。正当他累得气喘吁吁之时，忽然看见山顶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观，甚为幽雅，便走进去看。

观内，一个道士坐在蒲团上，白发垂肩，气度不凡。王秀才走过去叩礼，然后与道士闲谈，他发现道士论理精深，学识广博，非常人所能比拟，便决定拜他为师。

道士笑了一下，说：

“修炼是要受很多苦的，你怕不行。”

王秀才说：

“别人受得，我就受得。望师父收纳。”

道士没说什么，点头表示默许。于是，王秀才在观内留了下来。

第二天凌晨，道士把王秀才唤到跟前，交给他一把斧子，让他和观里其他门徒一起去砍柴。王秀才很愉快地接受了下来。

没想到这柴一砍就是好几个月。王秀才哪受过这号罪？暗中便有了想回去的念头。

有一天晚上，王秀才从外边回来，看见有两个人在和师父